南明泉和尚頌證道歌事實卷第三

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閑相誑惑

琪注永嘉自云我今於法受用得其自在莫非宿有般若種性豈是等閑之事嘗誠論之曰佛道長遠大受懃苦乃可得成今永嘉纔往曹溪便悟般若便能說法利人耶假饒有人致難問我我即報言吾非今生一世所修乃至非三四五劫修習般若故云多劫修也既是多劫修習非是等閑以言欺誑惑亂汝等故云非是等閑

相誑惑也

蒸沙

首楞嚴經云如蒸沙石欲成嘉饌縱經塵劫但名熱沙不名爲飰

虎皮羊質

揚子云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外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

建法幢至曹溪是

琪注諸佛出世以至天下老和尚出世皆是建大法幢竪立宗旨也明明佛勅曹溪是者祖師從西土至此土傳至六祖其所建立已成法席矣非獨諸佛冥加宿受記別而弘大事乃從我佛釋迦如來親傳心印至於曹溪故云明明佛勅曹溪是也所言法幢者幢以建立爲義也故知建立法幢實非小緣諸佛出世爲　大事因緣皆爲此也無量菩薩帶果行因亦爲此也諸二乘人內藏菩薩行外現是聲聞亦爲此也以至梵王前引帝釋後隨亦爲此也諸經皆以一

法爲主衆法爲伴迦相建立也故下文明西竺此土建立法幢之義也

牓掾

祖庭云猶稱揚也

髽角至席帽

炙轂子曰席帽羌服以羊皮爲之秦漢鞔以古席女人亦服之四緣垂綱子飾以珠翠謂之韋帽煬帝幸江都御紫霞殿欲見女人姿容令去綱子云云新金朝陽集猕猴帶席帽不是作詩人檀了云魯夫人之髽爲弔也自敗於臺鮐始

也注敗臺鮯時家家有裹髮而相予去纚而紒
髽類篇曰纚謂以緇布韜紒紒吉詣切束髮也
八臂那吒
毗沙門天王第三子也圓悟云林濟正法眼藏
透出三頭六臂忿怒那吒驀破金鍾謾把神通
遊戲
第一迦葉至西天記
琪注始自世尊靈山會上以青蓮目瞬視迦葉
微笑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是最初
傳法故云首傳燈也二十八代西天記者初祖

迦葉傳二祖阿難阿難傳三祖商那和修修傳
四祖優波毱多多傳五祖提多迦迦傳六祖彌
遮迦迦傳七祖婆須密密傳八祖佛馱難提提
傳九祖伏馱密多多傳十祖脇脇傳十一祖富
那夜奢奢傳十二祖馬鳴鳴傳十三祖迦毗摩
羅羅傳十四祖龍樹樹傳十五祖迦那提婆婆
傳十六祖羅睺羅多多傳十七祖僧伽難提提
傳十八祖伽耶舍多多傳十九祖鳩摩羅多多
傳二十祖奢夜多多傳二十一祖婆修盤頭頭
傳二十二祖摩拏羅羅傳二十三祖鶴勒那

那傳二十四祖師子子傳二十五祖婆舍斯多
多傳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多傳二十七祖般若
多羅羅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故云二十八代
西天記也
糞掃為衣
付法藏傳云迦葉以鼠咬牛嚼糞掃為衣小欲
知足常居萬人之下
洩天機
乾達婆王奏樂供養如來是時迦葉在座聞錚
起舞

入此土至為初祖
琪注梵語菩提達磨此云覺法西竺為二十八
祖此土為初祖本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大子
也遇二十七祖祖知其密迹發明心要乃記之
曰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
往震旦大興佛事汝至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為
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
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悽悽暗渡江日下可憐
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師在本國以知見力
破彼六宗異見法師令其捨小歸大一有相宗

二無相宗三定慧宗四戒行宗五無得宗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峥嶸徒衆甚盛大師乃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隔牛迹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一一詰其宗旨各自知無所歸然後返本悟入大師學該三藏尤專定業非不知也師自南天竺泛海經涉三年時普通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至廣州刺史蕭昂表聞武帝詔迎至金陵帝問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

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迴江北十一月二十五日屆于洛陽當後魏孝明帝大和十年寓止于嵩山少林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測之即禪宗初祖也

五葉花

達磨傳法偈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六代傳衣至何窮數

琪注大師既小室九年來卜知音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群書善談玄理每嘆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疵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遠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師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廼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逮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

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懃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懃苦光聞師誨厲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師前師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遂易名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既從此悟入即為二祖也所云六代傳衣者二祖既得法於初

祖皆以衣盂相傳初祖自西竺傳衣東土以表其信至曹溪六祖其道已行更不傳衣唯傳法也遠磨傳可可傳璨璨傳信信傳忍忍傳能能乃曹溪六祖也其道盛行於世謂之六代傳衣天下聞也自後得道者不可勝數故云歲佛作祖者亞地普天學禪學道者如麻似粟故云後人得道何窮數

提不起

蒙山道明禪師因趁盧行者至大庾嶺行者見師至即擲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

任君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

真不立至不空空

琪注真既不立妄亦本空良由真妄本無自性因真立妄因妄立真古德云單真不立獨妄難成也有無雙遣者有無亦相待而立今既雙遣不空亦空也故云有無雙遣不空空也此之數句大師欲顯其法雙拈真妄有無之情尒

白駒

淮南子曰白駒日影也

二十空門至體自同

琪注二十空門者如來破二十種執有之見因成二十空名故大般若經云所謂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性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雖有二十空名其體即一法也今明法性之理不同二十之空故云亦不著也一性如來體自同者向出外道六十二種異見即與般若涅槃妙心冥合故云體自同也

心是根至鏡上痕

琪注心是根者根以能生為義良由此心能生一切善不善法故名根也法是塵者法雖能軌持萬物猶如妙藥病若愈時藥亦無用故法是塵也此之二法皆有窒礙使人心光不能透漏如鏡上之痕也所以云云根塵覩對翳障心光返本明心良由此也

痕垢盡除至性即真

琪注痕垢若盡心法雙忘自然心光透脫明見佛性也古德云一翳在眼空花遍界一妄在心河沙生滅翳消花盡妄滅證真病差藥除永消

水在靈丹一顆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為聖
故云性即真也

無塵未許

洞山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亦未合得佗衣鉢

嗟末法至難調制

琪注嗟即嘆詞也世尊出世轉大法輪利益有
情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六師
出世正當像法早嗟嘆如此即今則可知矣故
云嗟末法惡時世衆生薄福難調制也故知末
世弘道不明大旨各守門庭玄相堅執盡為法

病故下文可見

空立三車

法華譬喻品云爾時長者即作是念此舍已為
大火所燒我及諸子若不時出必為所焚我今
當設方便令諸子等得免斯害父知諸子先心
各有所好種種珍玩奇異之物情必樂著而告
之言汝等所可玩好希有難得汝若不取後必
憂悔如此種種羊車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可以
遊戲汝等於此火宅宜速出來隨意所欲皆當
與汝

火宅外

四行論云三界不安猶如火宅

四衢

華嚴論云廣大寶乘住四衢文殊引導普賢扶
肥壯白牛甚多力一念遍遊無卷舒如是寶乘
不能入但要懃苦門前立不覺自身常在中遣
上恒言我不及

三災

大三災者水火風小三災者乃刁兵飢饉疾疫
等是也

險詖

詩云無險詖私謁之心解曰不平曰險不忠曰
詖背公曰私求請曰謁

去聖遠兮至多惡害

琪注丟聖遥遠邪見轉深於正法中返生惡害
是以達磨西來擊蓋服毒聖師尚尒豈況人師
耶諸聖出世莫不興慈運悲接物利生魔強法
弱而於聖心不知恩德況今天下昇平日久國
皇大臣受佛付屬弘護三寶諸方法席興盛出
家之士當起難遇之心參尋知識決擇生死以

求出離報蒼四恩即其冥矣然而其中有雖學佛法不知有教外別傳者有身居貴位忘宿世所修而於佛法為其障礙者有雖傳持佛法各以宗派不同互相攻擊者此皆為法門魔事盡非通人若是本分當人必不如是故圭峯云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小扁多以承稟為户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為干戈互相攻擊情存勝負而憂喪法逐人我以高位致使是非分爭莫之辯析故云魔強法弱多惡害也

聞說如來王令无碎

琪注如來唯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世有魔三雖與佛同時而不信有圓頓法門聞佛所說悉皆毀謗恨不滅除令无碎也世人有無大乘根性者亦不信有悟入法門而於釋門身雖出家尚自不信故有之也古德云不可向瞎目人前說空中無花不可向狂病人前說面前無鬼空廢語言應不信受直須目淨心安當自知矣

參辰

揚子曰吾未觀參辰之相比也注云參虎星辰龍星未嘗俱現

作在心殃至更无人

琪注世人所造無量無邊之業皆妄心所作故云作在心也所感無量苦果地獄畜生餓鬼種種等形受種種等苦古德云負鞍銜鐵為誰未昔時祇為行心錯故云殃在身也皆是自作自受非他人所致故云不須冤訴更无人也世間之苦乃止一世地獄之苦無有窮盡劒樹刀山種種不可說若此方受盡世界壞時更移他方地獄受罪報身更生畜生驢馬皆非別人唯自作自受也

金彈至飛雀

莊子云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何也所用者重而所求者輕云云

欲得不招至正法輪

琪注謗法之罪非少過也毀般若罪業皆落地獄亦非輕計地獄皆無間地獄即極重獄也時數久遠皆論劫數謗法之報非一具如藏經所載或為九頭鳥或鬼白癩疾等良由十方諸佛出世悉皆讚歎一乘妙法十方諸佛由證法故得成無上正等菩提今却返謗其罪宜矣故云

莫謗如來正法輪也

栴檀林至師子住

琪注栴檀林喻一真妙境無雜樹者無小機權位之雜也鬱密森沉者鬱密即繁茂之貌也森沉即幽邃之貌也師子住者以喻法性之境唯大乘菩薩所住人天小機即不能知故知無上報若唯接上根上士中下之機卒難悟入故云栴檀林無雜樹鬱密森沉師子住也

境靜林閒至皆遠去

琪注無為大道唯大乘菩薩履踐諸小乘人與

諸權位行人不能措足師子喻大乘菩薩也走獸飛禽喻人天二乘小機也是以法華五千退席不任此事一真妙境唯上士所遊中下之流卒難摸捺故云境靜林閒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也

師子兒至哮吼

琪注所言師子兒者喻菩薩初發心時即便成等正覺也超過聲聞緣覺諸小乘衆故云衆隨後也三歲即表見性之人圓修三法也智者云空也者泯一切法也假也者立一切法也中也者妙一切法也空不定空空處當體即空即假假不定假假處當體即空即中中不定中中處當體即空即假此之三法不縱不橫不並不別一處常三三處常一所以云三諦三觀三非三三一一三無所寄諦觀名別體復同是故能所二非二也悟入之士圓證三法所說法門皆中道實相故云三歲便能大哮吼也

若是野干至虛開口

琪注野干喻凡夫二乘也師子喻大乘菩薩也菩薩之人深悟法性從初發心便成正覺所說

法門悉皆稱性也二乘凡夫諸權位人不能明見佛性之者所說不明究竟實相之理猶如百年妖怪虛聞口終無所益故云

狐假虎威

史記云楚宣王以昭奚恤為相諸候畏之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如何江乙對曰臣聞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我天帝令我長百獸子食我是迷天帝之命子若不信我當先行子隨我後觀諸百獸見我能無走乎虎以為然隨狐而行百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畏

已而走以為畏祇也

毗藍園樹

處胎經云世尊初出胎時於毗藍園裏無憂樹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圓頓教至直須爭

琪注圓謂圓滿頓非漸次也教者効也聖人備下之言詮理化物為義也圓頓之教不假漸次超入佛境傳曰譬如大子具王儀之德迎受超衆鳥之音也勿人情者勿猶衆也一切衆生苦

有疑情不決直須明了此非世間之學為生死事大實非容易故下文明其因果也

南陽國老

忠國師因肅宗帝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云檀越踐毗盧頂上行帝云寡人不會師云莫認自己清淨法身

不是山僧至斷常坑

琪注此是永嘉自謂也豈是山僧馳逞人我之心切恐未來之際一切衆生於法門中發心修行錯悞用心墮落斷常二見此之二見能陷人故名之為坑如世坑塹也西天九十六種外道不出此見故法華經云若有若無等依止此諸見具足六十二即其義也

驪珠無顆

法華經安樂品云文殊師利如轉輪王見諸兵衆有大功者心甚歡喜以此難信之珠久在驪中不妄與人而今與之如來亦復如是於三界中為大法王以法教化一切衆生見賢聖軍與五陰魔煩惱魔死魔共戰有大功勳滅三毒出三界破魔網爾時如來亦大歡喜此法華經能

令衆生至一切智一切世間多怨難信先所未說而今說之

非不非至千里

琪注非不非是不是者乃明是非之相分明不可錯亂也非豈不非非乃真非也是豈不是是乃真是也雖則是非無主不可瞞盱佛性籠統真如也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者毛中長者曰毫釐者十釐為一毫若差之毫釐之間則失之千里萬里故下文深明是非之相也

中心樹子

玄沙云如人賣一片田地四至界畔揔屬汝了
也中心樹子猶屬我在
是則龍女至生陷墜
琪注龍女善星者明顯是非之相也昔日靈山
會上有一龍女獻佛寶珠世尊受之而爲說法
悟無生忍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花成等
正覺号花鮮如來也非則善星生陷墜者昔有
比丘名曰善星念得十八香象駝經生身活陷
地獄謂不見佛性說法返成謗讟故則有所警
策也

吾早年來至尋經論
琪注今欲明無相之功先明有相之理大師小時
歷諸講肆聽集天台智者教觀深於經論積學
博問也先德云五夏已前精研律部次明論經
然後參尋知識史擇死生乃入道之叙也非宿
有乘種願力罕能全此從上諸聖莫不皆然逹
摩祖師學該三藏尤專定業非不知也後之
學者不能及此返爲謗說深不可也譬如筌蒂
在獲魚兎既得魚兎筌蒂可忘下文可見也
分別名相至徒自困

琪注經論之學豈有過失乃我佛如來金口所
說於無量國中乃至名字不可得聞何況得見
故知教不迷人人自迷教也古德云看經須具
看經眼眼若不明返爲名相所眩不窮心地一
向多聞所以云縱多學也成貪那箇回頭解自
慙玲瓏枉作佗鄉客夲分門風不荷擔譬若入
海筭沙徒自困尒
前後三三
祐頌文殊問無着近離甚處着云南方文殊云
佛法如何住持着云末法比丘小奉戒律文殊

云多小衆着云或三百或五百着問此間如何
住持文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着云多小衆
殊云前三三後三三
却被如來至有何益
琪注如來訶責多聞之士雖則多聞不獲修證
經云如人數佗寶自無半錢分也既非已寶數
至終日雖知數量不得受用於已有何益也所以
云譬如終朝說藥而自困於沉痾有若長年問
程而不動於跬步得魚忘筌者罕遇其士執指
爲月者實繁有徒即其義也

衣珠無價

法華經云譬如貧窮人往至親友家其家甚大富具設諸餚饍以無價寶珠繫著內衣裏默與而捨去時卧不覺知是人既已起遊行詣他國求衣食自濟資生甚艱難得小便爲足更不願好者不覺內衣裏有無價寶珠

從來蹭蹬至風塵客

琪注從來者從無始來也蹭蹬者行不進之貌也虛行者未有地頭而虛行也從無始已來以至今日經生死嶮道徒自困疲於涅槃路上未

曾踏實故曰覺虛行也多年枉作風塵客者譬如世人飄蓬南北千里萬里家鄉轉遠枉作風塵之客也古德云門前無限路誰是到家人

去日衣衫

孟浩然詩云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恐遲遲歸

種性邪至圓頓制

琪注謂不歸依三寶之人西竺九十六種外道依附邪師生諸邪見故云錯知解也不達如來心地法門故知於無量劫受無量生死皆因邪師說法也不遇圓頓大乘菩薩所說故論云寧受地獄苦得聞諸佛名不受無量樂而不聞佛名以經於往昔無量劫受苦流轉生死中不聞佛名故不聞佛名者皆遇邪師故也

葉公好畫

史記云葉公者葉所封之地公名子高其性好龍門閣堂宇悉畫龍像於是天龍聞而下來窺頭於牖施尾於屋葉公見而驚走失其魂魄夫葉公非好真龍好似龍也

二乘精進至無智慧

琪注二乘之人精進修行斷三界見思七返人天所歷修行法門非不精進也飲寂滅酒卧涅槃床不起大悲心修利他行接物利生是無通心也外道聰明無智慧者西竺外道極有聰明之士念得四圍陀典籍不明佛性故寒山云世有多解人愚癡學用文不憂當來果唯知造惡因見佛不解禮見僧倍生嗔五逆十惡鑊湯毒以爲隣死去入地獄未有出頭晨今古聰明之士爲世智所使不信般若亦有之也古德云李白李斯文占絶二人不遇空王說幾多空負聰

明心到底死生打不徹先聖垂慈如此豈不知有耶

楊朱

祖庭云楊朱泣歧路曰謂其可以南可以北亦愚夫生實解

琪注大人無智曰愚少兒無知曰騃空拳指上生實解者愚人少兒於空拳指上妄為實有如以黃葉為錢以為真實如來大師說一大藏教文盡以大悲心於無作妙智隨緣教化或說有法或說空法或說頓漸或說偏圓或說不定以

種種名相隨類而各得解也諸小根器隨語自生執著不見佛性猶如空拳指上生實解也下文重與喻出

沙土學圍城

小兒論云孔子行時見輩以沙作圍城曰車避城耶城避車耶孔子笑而迴車而行

執指為月至虛捏怪

琪注若迷指為月非獨迷月亦乃迷指以認指為月故也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是故學道之人亦復如是若以教為佛性非獨迷其佛性亦乃迷教以教為佛性故則是枉施其功行也是知中下根性若無大乘般若之種性不能入佛知見其所為患者在於根境識十八界法故云根境法中虛捏怪也

兒一法至觀自在

琪注此一句乃永嘉大師盡力栽到門前祇欠撞足入來也昔有宿德因看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自喜之常留意體究以至行住坐卧語默做作舉動施為拈匙放箸無不體

空者無所得至仲春之月忽一日凭欄閑坐聞樹二鳥聲瞥然悟入省前因緣續前頌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暖百花紅鷓鴣啼柳上以此觀今古尊宿說話涓曉其旨來師印可凡所應用無有罣礙所謂方得名為觀自在也了即業障至還宿債

琪注了達罪福性空無有罣礙若人發心歸須十方世界悉皆消殞況罪福之相耶所以肇師云五陰身非有四大本來空將頭臨白刃一似斬春風即業障本來空也若不了悟執法不忘

因果之法如形與影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
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故云未了應須還宿
債也

金鏘馬麦

因果經云世尊因時以針刺虱以惡食飼人以
是因緣成道後致此二難事也

飢逢王饍至爭得瘥

琪注四十九年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所說種種
法門大悲願力接引衆生衆生自是不能悟入
譬如世間飢餓之人遇王者之饍食前方丈水

陸畢備種種美味見之即生怖畏之心而不敢
食又如久病之人忽見盧醫扁鵲醫王必生疑
惑猶豫而於妙藥不能服食則知病不可瘥也

塗毒鼓

泥桓經云佛告迦葉譬如良醫合和諸藥以塗
其鼓若有衆生鬪戰被瘡聞彼鼓聲一切悉愈
唯除命盡及應死者此摩訶衍法鼓音聲亦復
如是一切衆生聞其音聲婬怒癡箭不樂菩提
末發意者犯四隨法及無間罪一切除愈唯除
一闡提輩

在欲行禪至終不壞

琪注欲界而行禪那清淨者以其有般若知見
之力也僧問古德欲界無禪大德云何言有禪
定古德云闍梨祇知欲界無禪自不知禪界無
欲欲知三界皆因一心所有經云滅三毒出三界
破魔細也今文言知見力者心既明見佛性即
一切處皆爲佛事何言至欲界故云知見力矣

[illegible]傳燈錄云一真之理華野不殊

古德云苦行高僧不出房更無松竹蔭迴廊修
行不必居巖谷滅盡心頭大自涼

若犯重至于今在

琪注過去久遠有一比丘名勇施忽於如來禁
戒有所聞犯四重根本之罪欲自清淨即將三
[illegible]在鍋上高聲唱言我犯重罪誰爲我懺如
是唱言至一精舍遇一尊者名曰鼻鞠多羅云
推罪性了不可得勇施比丘豁然大悟十号具
足即往東方世界成等正覺号曰寶月如來已
至于今故曰早時成佛于今在也

[illegible]至頑皮靼

琪注諸佛說法圓頓大乘自在無畏猶如師子

乳時無畏自在也故云無畏說也深味者深嘆之辭也懵懂者非聰慧也頑皮韌者即牛領極麁厚皮此喻小乘鈍根聞於大法不能悟故發其嘆傷之辭也

盡執

出燼經云夫主彩盡好執盛滿糞穢牢蓋其口香花莊嚴告其婦曰汝甚愛我可把弃此執猶如我身其婦隨語把執亂弃意不捨離夫主見婦愛著此執即便打破臭穢流溢蟲蛆現出須臾語婦曰汝今故能把此執耶答我取死終不

能近此破執夫告曰汝見此事耳汝觀我身劇於此執從頭至足分別思惟三十六物有何貪也

去釘撲

長蘆云眼裏抽釘腦後拔楔聖解都忘凡心頓絕年年春至百花紅裏有涼風冬有雪

祇知犯重至開秘訣

琪注祇知犯前四種重罪障於無上涅槃妙心不能了罪性空故也然則生死界中不能出離者以皆因婬殺以爲根本沉淪無極若有大乘種性雖遇前境發菩提心返妄歸真即能入道

如善財參見婆須密女告善財言我得菩薩解脫名離貪欲際隨其世樂而現其身若有衆生暫見於我暫與我語暫執我手則離貪欲得遍往一切佛剎三昧又如善財參見無厭足王無量猛卒執持衆生各犯王法或斬其頭或斷其手善財見已而作是言云何於此而欲求法耶王告善財我得菩薩如幻三昧如我心者等於未來無聞苦惱終不一念與一蚊一蟻而作苦事況復人耶故知若有種性所遇前境即能返本今此二乘與諸小機滯於持犯諸律儀事法

乃不見罪福性空明見佛性是不見如來開秘訣也故下文持舉婬殺之相以明前事

有二比丘至增罪結

琪注犯婬殺者皆根本重罪也螢光者小乘猶如螢光不能破暗也昔有二比丘山中結庵修行堅持淨戒無有闕犯一日一比丘出一比丘在庵中禪定忽坐睡因而睡著爲一樵女偷犯淨戒乃因心不悅至同庵僧歸具說上事其僧怒即捉趁樵女驚怕墮入深坑而死比丘轉加煩惱一人無心犯婬一人無心犯殺此二比丘皆

無心犯也共往大德優波離尊者處求乞懺悔尊者以小乘結罪時二比丘心疑未決轉生疑惑即往維摩居士處懺悔因陳上事維摩呵云不善觀機說法此二比丘久修大乘何得將大海比於牛跡波離小乘猶如螢火不能破暗故云波離螢光增罪結也

金田

祖庭云黃金宅僧伽藍之總稱也賢愚經云須達長者欲買園造精舍祇陀太子言若能以黃金布地令周無空者便當相與須達言諾謹隨

其價太子言我戲語爾須達言太子不應妄語便使人象負金出八十頃中須臾欲滿殘餘小地須達思惟何藏金足不多不小當取滿之祇陀問言嫌貴置之答言不也自念金藏何者可足當得補滿祇陀念言佛必大德乃使斯人輕寶乃爾教齊且止勿更出金園地屬卿樹木屬我我自上佛共立精舍

維摩大士至消霜雪

琪注優波離尊者專以小乘事法懺罪不可懺也今維摩大士而以理說性空無相法門窮罪性了不可得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內外前除不去後除不來中除不住三際推求了不可得時二比丘忽然頓悟了罪性空寂心得泯然住無生忍經云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故云猶如赫日消霜雪也

祇園

祖庭云此言騰氏梵云僧伽藍摩此言衆園寺之通稱由祇陀太子園造佛精舍因以為名

靈雲開眼處

靈雲和尚見桃花悟道乃頌曰三十年來尋劍

客幾迴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

不思議至也無極

琪注不思議者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思而慮忘經云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到此須有悟心方明解脫一乘圓頓法門也既證此法即妙用恒沙之數亦無盡也故云妙用恒沙也無極也

杏嚴童子

杏嚴當作光嚴童子

維摩經云光嚴童子白佛言憶念我昔出毗耶
離城時維摩詰方入城我即為作禮而問言居
士從何所來荅我言吾從道場來我問道場者
何所是荅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乃至善男
子菩薩若應諸波羅密教化衆生諸有所作舉
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中來住於佛法矣

四事供養至亦消得

琪注達法之人堪受人天廣大供養也出家之
士身雖出家心不染道於諸經論盡言全闕應
供古德云道德不修衣食斯費即其謂也所言

四事者一衣服二卧具三飲食四醫藥也此之
四事於諸教中皆須起慚愧之心堪受用之今
道人豈止四事而已假使萬兩黃金亦可消壞

餧驢餧馬

智度論云菩薩行般若波羅密智慧明利能
分別施以大悲心施物雖同福德多小隨心優
劣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迴施狗而問
舍利弗汝以飯施我我以飯施狗誰得福多舍
利弗言如我解佛義佛施狗福多佛曰第一不
如施狗以是故知人福從心不在曰也如舍利
弗千萬億倍不及佛心所以者何心為內主田
是外事故　香山語錄云有行者飯僧僧云行
者接待不易行云有什麼不易辟如餧驢餧馬

鉢中盛

佛慧舉僧持鉢到俗士家士云要箇甚物僧士
不揀是事得士即將鉢盂盛草與僧師代士捨
一得萬倍安樂壽命長

粉骨碎身

琪注粉骨者如常啼菩薩於香城學般若時也
既得法已自恨無物供養世尊忽遇城中豪富

長者不安欲人骨髓合藥即時敲出髓賣與長
者所得資金盡其所有買種種花香供養於佛
其至誠則可知矣碎身者如釋迦因中捨全身
求半偈也我尋過去作波羅門在雪山中修菩
薩行無佛出世亦無經法時天帝釋現可怖相
而親試驗之為羅刹形而現於前即說半偈諸
行無常是生滅法菩薩聞偈心生歡喜即從座
起顧視四方寂無所見唯見羅刹即問聖者從
何得是半偈此半偈者乃是三世諸佛證道之
法羅刹荅言我不食來已經七日心謬言爾時

菩薩復語聖者若為我足此偈者我當終身為
沒弟子羅刹答言飢逼實不能說菩薩復語聖
者所食何物我所食者唯食膖肉我所飲者唯
飲新血菩薩又語聖者若能為我說是勝偈我
當捨全身供養聖者是時羅刹即說偈言生滅
滅已寂滅為樂菩薩聞已即於道樹石壁書此
偈竟便上高樹投身而下下未至地羅刹復帝
釋形於空接住致於平地懺悔讚歎以是因緣
超十二劫在弥勒前成無上道故云一句了然
超百億也

法中王至同共證

琪注王中法王位過百王之上故云法中王也
高超三界獨步天方故云最高勝也乃至過去
未來現在無量諸佛盡證此也天下老宿盡證
此也無量法聚一切義門不出於此經云唯佛
與佛乃能知之唯佛者唯釋迦化主也與佛者
與十方諸佛也故云非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
乃至十方諸佛同證此法故云十方如來同共
證也

牧今解此至皆相應

琪注唯此心法如世間如意寶珠具諸功用無
有窮盡也四祖謂牛頭融禪師云百千法門同
歸方寸河沙功德總在心源一切定門一切慧
門一切行門悉皆具足神通妙用並在你心煩
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果報本來自有無三界
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六道虛
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你今已得更無欠少與
佛無殊更無別法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
停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
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皆

是佛之妙用故云信受之者皆相應也

了了見至亦無佛

琪注真如界內無生佛之假名平等性中無自
他之形相即無物無人無佛也故般若經云善
現空空清淨故色清淨色清淨故一切智智清
淨何以故若空空清淨若色清淨若一切智智
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故云了了見無
一物亦無人亦無佛也

越王任有傾吳策

文記云范蠡南陽人也事越王勾踐既苦身凝

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
北度兵於淮以臨齊晉号令中國以尊周室勾
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反國范蠡以謂大名
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以處
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昔
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
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
而有之不然將加誅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
乃乘舟浮海以行終不返於是勾踐表會稽山
以為范蠡俸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

夷子皮

驪龍窟

雲實云日而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
年來曾苦辛為君幾下蒼龍窟
又古云欲探明月珠須下蒼龍窟

大千沙界至如電拂

琪注三千大千世界在覺性之中猶如水上一
漚亦豈止大千沙界為水上一漚盡十方虛空
在覺性之中猶如水上一漚亦如觀音菩薩所
證圓通云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
土知覺乃衆生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故云
大千沙界海中漚也一切聖賢如電拂者猶如
電光石火瞥尒無蹤率難捜攄故般若經云内
空清淨故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緣所生
諸受清淨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清淨
故一切智智清淨故云一切聖賢如電拂也

假使鐵輪至然不失

琪注假使鐵輪頂上旋者傳曰二十八住菩薩
所修行力有一魔王謂菩薩言汝當退位汝若
不退我當飛熱鐵輪旋汝頂上碎汝形體猶如

微塵爾時菩薩以定慧圓明不思議力故不失
其位時諸魔衆返自退失菩薩定慧而愈增明
故曰定慧圓明終不失矣

日可冷至壞真說

琪注日性本熱寧可說冷月性本冷寧可說熱
固知衆魔不能壞真說也如來說法魔宮振動
邪儻歸依豈能毀壞聖言耶所云日可冷月可
熱者大涅槃經云時阿羅婆跋白世尊言月可
熱日可冷佛說四諦不可令異今永嘉用此以
明衆魔不能毀壞般若真說也

有盈虧
經律異相云月城廓廣長一千九百六十里其高亦然儼然方正遠見故圓二分天銀一分瑠璃內外清徹光明遠照為五風所持月王坐方二十里七寶宮殿無量天神光明伎樂前後導從園池等玩如忉利天有虧滿缺者一角行衣稍稍隱側故見缺減又月城邊有天其色正青衣服亦青所在之面青光照城故缺減也滿者月行稍轉向正又青色天十五日轉入月城與王適會出長阿含經

象駕崢嶸至能拒轍
琪注菩薩所弘通大乘法門衆魔不能為其障礙譬若象駕崢嶸而進豈螗蜋小蟲而可拒其轍車轍耶昔齊莊公出獵有螗蜋舉足將捕其輪問其御者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是螗蜋也莊公曰而以至微之力而拒大車不量其力也今永嘉略涉世緣以證出世聖法使令易曉而今法流沙界教滿龍宮時諸小聖魔衆豈能為障為礙故曰誰見螗蜋能拒轍也

爝火不停
莊子云日月出矣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

大象不遊乎於小節
琪注大乘菩薩所歷境界功德殊勝非人天所知二乘所涉法門優劣不同欲其易明即以世間象兔為喻大象所遊唯大路可容非小兔微逕可往故云大象不遊於兔逕也大悟不拘於小節者見性之人不可以事相撿舉不可以持犯戒律所拘其作用難以測度如高沙苾不受戒藥山不看經等故云大悟不拘於小節也

彈偏折小
雜摩經云彈偏折小歎大衆圓

効顰
莊子天運篇云師會謂顏淵曰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婦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矣

莫將管見至為君決
琪注無上般若唯接上根上器中下之機率難銘摸是以三界浩浩六道茫茫盡是空生浪死

經去辟如百千蚊蝻在一器中啾啾亂鳴皷腹
狂鬧不知大虛之曠達以明諸小根器不能發
菩提之心入大乘境界今永嘉竊恐世人信之
不及謾生誹謗猶如愚人掘管窺天以已見之
細微謗蒼天之無際是誰之過歟未了吾今為
君決者此之一句一大藏教詮注不起六代祖
師讚歎有分是知從上諸聖開方便門提携後
進放一線道略露風規末後一言莫教錯舉

海夔桑田

葛洪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侍已來見

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略半
也豈復將為陵陸乎方平乃曰東海行復揚
塵耳

後序

師之緒餘

莊子讓王篇曰道之真以理身其緒餘以為國
家其土苴以治天下解云緒者綫也謂殘餘也

南明泉和尚頌證道歌事實卷第三

予素信內典而南明泉和尚頌證道歌一部尤所
留心然涉事有根蔕不能無疑越丁未歲出鎮
金城裒集禪侶請瑞龍禪老連公主法點示以禳
蒙冠因得草本指南於連公藏篋寶之庶欲鏤
板施於學者因循未遂歲戊申按行卞韓道魚
任大藏分司私心喜幸然草本訛略未即下刀
因囑幹事比丘天旦俾禪伯舉上人雕校募工
葉而書之簡善手而鐫之所冀
我晉陽公壽增岳峙福畜淵深塞消狼大天掃
攙搶時和歲稔使祖燈永耀於無窮耳九月上旬

慶尚晉安東道按察副使都官郎中全　光宰　誌